

揮之不去

弦苓子

圖／邱素琴



要走的時候，西說：「這次走了，就不知道下次什麼時候回來了！」

看著西緩緩移動的身影，我知道她又要去自我放逐了。對西我總是有無可救藥的欣賞與某種超過實際的幻想及期待。悲觀到家的吳爾夫，在他無家可回時說：「永遠不變的是街頭無根的行者，永遠不息的是人世飛矢的時光。」飛往歐洲的飛機升空了，載走了西，吳爾夫的感慨卻緊緊尾隨著西去了。

西是我大學時的好友這次她回來，主要是因為她從朋友那知道：H要結婚了。婚禮那天，我陪西上教堂參加婚禮，H並不知道西回來，我與西在遠遠地一角，凝望著婚禮的進行；西的眼框凝滿了不願滴下的淚水，固執的揚起頭噎著鼻子，沈默了許久才哽咽著說：「H終於完成了這項儀式，以前常想該什麼樣的女孩才夠與他相配，如今總算目睹瞭然了。」

西是一個奇特的女孩，認識她時，西留著一頭及肩的秀髮，配著一張素雅溫柔的容貌，端麗的身材，慧黠的雙眸像會說話似的動人，小巧的鼻子，顯得那麼纖細可人。身為同性的我也忍不住要好好端詳，細細刻畫她的樣子，凝睇注意力了。那時，西常趴在我們家的地毯上拿著炭筆畫石膏像，和著莫札時的「費加洛的婚禮」及「安魂曲」。西說，莫札時的天才在「為音樂而音樂，並沒有刻意要說什麼，不下任何決斷；亦不做任何要求。祇是一味地放任，完全自由。」西簡直是莫札特迷，她自己說：「幾乎瘋狂地被莫札特時的天才與魔性吸引，而忘了是活在東方的廿十一世紀裡」。和西相處的日子，知道西是一個敏感且易被情所困的女子，她愈是想擺脫這種心緒，愈是掙扎卻愈是失望的回到原點。西說「我……投降了，我不得不承



●野營區後面的修竹林。

接下來的一段路，大概是走在山顛稜線上的緣故，高高低低不斷起伏著，我們仔細地照著路標指示，往拇指山的方向走去。

山上岔路極多，一個路標經常要標示四五个方向，遠遠看起來像支重疊的十字架，孤伶伶地立在道旁，指示遊人走往正確的方向。

這條路上並沒有看到太多的紙屑，或許管理員每日會有清掃的工作，或許是釘在樹幹上教人別破壞山林之美的告示發揮了作用，或者是大家的公德心真是提高了？

靜幽的山路上，我們前進的脚步踩著篩落滿地的陽光，偶而遇見一兩位不服老的先生，步伐隱健、不徐不疾地擦身而過，見他們紅光滿面，許是被這山野的氣息所滋潤的吧？

「老先生，您常來嗎？」在遇見第三位更老的先生時，我忍不住走過去問他。

「是呀，是呀，爬山很好啊！」他笑著走了過去。

這位老先生已是滿頭白髮、前額微禿，約是已經祖父輩的人了，在經歷過大半輩子的生涯，大概他選擇了爬山做為一生最後的娛樂和奮鬥。

印我青鞋第一痕

路上一連串的上坡下坡，左彎右拐，令人有些吃不消。

在萬壽園，我們再度停下來，憩坐大理石板凳上，遠眺台北盆地。

在永春山莊，有一壺泡好的茶，專門讓過路行人解渴，我們各人喝了一大杯。這裏大概是沿途唯一有茶水供應的地方。

過了永春山莊，已經快接近那尊拇指了。在一個岔路，我們錯擇了其中一條（由於沒有指標），結果帶我們到了一個峭崖下。

崖下擺了一排骨甕。

我感到納悶，這裏並非厝骨塔，是誰將它們置放在這裏的呢？骨甕在這裏承受雨打風吹，是生者的不該還是死者的不幸？

折回原來的岔路，我們終於到達那塊形像拇指的岩石下。

那是一塊光滑的岩石，要爬上去頗費周章，稍一不慎就可能跌落山下，粉身碎骨。

岩石頂上就是我們最終的目的地。

據說這山群是一把握著的拳頭，其餘四指彎曲，拇指朝天。

山形是憑想像的，拳頭到底怎樣握法，我總無法湊出那種抽象的形狀。

都市的感動

這裏可以清楚地俯瞰台北市，天氣極好，由遠到近再由近而遠，千里萬里尋不著一片雲，天空藍得一片晶瑩剔透。

陽光覆在盆地上頭，整個台北盆地看起來像一盒打翻的瑪瑙，亮晶晶地在發光。

腳底前就是我每日生活著的都市，公車幾



●往拇指山。



●登上拇指山顛。



●萬壽園，右上方石階為往拇指山小徑。



●到達萬壽園以前是一段左彎右拐的上坡路。

路到車站，到公館要經過那井十字路口，我都極為熟悉，只是從這裏看我反倒認生起這個城市來了。

空曠的信義計劃區正在加緊進行，一大片光禿禿尚未建築的土地和旁邊密集的高樓大廈相形之下，顯得極不調和也極為刺眼。然而幾年後那片土地也將立起一座座高樓，那時城市繁榮的密度也將如擴散定律一般，匯集於此。

磚紅的世貿中心是設計師精心堆起的積木，很詭異地座立著；國父紀念館的琉璃瓦在陽光下閃閃發亮，則是屬於中國式的味道。兩種截然不同的構築形式在我眼前疊成一種複雜的感受。

遠方睡着的觀音依然沈睡，多少年的時日被她身旁流逝不斷的淡水河帶走，而她，怎麼還不醒呢？

行行復行行

下山的路並不難走，順著綿延的階梯下去，很快地我們就到山下。

沿路旁邊有一間兵工廠，據說兵工廠附近有個礦場，只是目前已經廢棄了。

走在吳興街窄小的巷子裏，經常得閃躲前後疾馳而過的車子。

接近黃昏的天色，有些慵懶的倦意，儘管剛才對這個城市暫時的陌生，走下山來，總是得走回這個城市。

而拇指山已經在身後了。

人民的從政人物。李樹清先生說：「他們有幾個真是打算隱居，不求聞達的呢？」殷海光先生也說：「在中國的歷史和社會文化裏，根本就沒有培養西方意識的『為知識而知識』的純知識份子。」再加上近代社會由於分工的精密度逐漸提高，各種企業、行業，甚至事業，對專業人才的需求也越顯殷切，這種現象已經大幅改造了古代「學而優則仕」的書生問政之風。在現代社會裏，「廣義的」知識份子，已散佈在社會的各個部門之中。因此社會改革的責任，已非由專搞思想或是掌握政權的人士所能勝任，而是應靠社會上的各個部門，甚至各個階層的優秀人物來共同推動。

殷海光先生指示我們，要成為一個健全的知識份子，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：

第一，注重德操

第二，獻身真理

自期為知識份子的主人翁們，都應該有這種共識與抱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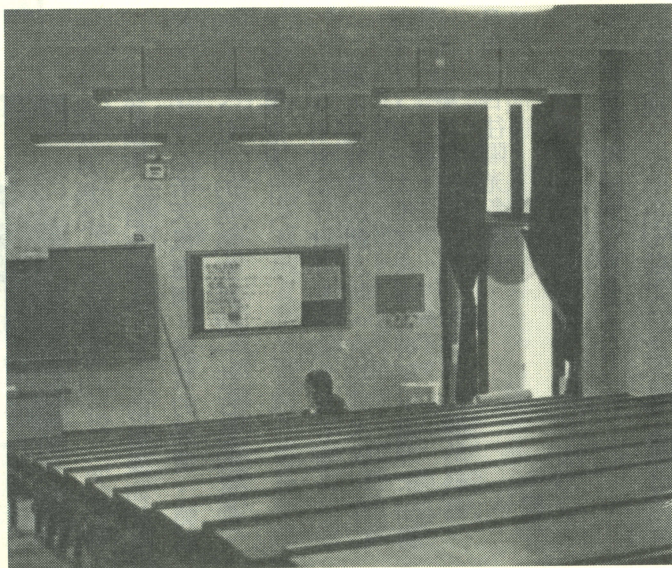
趙兄：

札十二

不知道可不可以抱怨？以前（尤其是高三）讀別人的大著，往往給予自己一種廣博宏深、充實啓發的感覺。往往放下書都忍不住衝動發慨誓為萬世奴，要讓人人都能在這個世界上安身立命。而今日則見執片斷之言以為木鐸，一些尖酸不容的迂腐儒生充斥世面。或許是修養不夠，但是讀書人是不該有一些正氣可養

的呢？一悲。

友 致平



趙兄：

札十四

林毓生的「思想與人物」或另一本書曾提到，要做個「實踐」的理想主義者。我之所以說「醫生是人性的尖兵」，相信你懂，只是想強調，生存畢竟是大夥的要求，因此我早就下定決心在往後進入正式醫學課程後得成為程度 and 實力很強的人。此無他，負責而已，然而人總是有他媽的大義凜然的時候，思索起來，單純地保衛同胞（或同類）的健康及生命並不足以使他們生活得快樂。這固然是由於生存並

不代表人生命的全部意義，然而，我們真的是手無寸鐵而無法做任何事情嗎？

也許我們今天真正的問題，是在於：究竟要做些什麼？誠如忠立大哥所言：「中國」的「知識份子」要如何「安身立命」？有時這真是難以回答的問題，有時也正是使我們寤寐省思而四顧蒼茫的事。

我想，我的「終極關懷」在於中國學術的重建，而我的「現實關懷」在於生民的疾苦。然而怎麼辦？這兩個目標都大得河漢無極。前面一個問題好回答些：念書、誠實，下焉者可以不昧良心，炤破真章。上焉者或許可更創另一文化的高潮。而後者呢？這不是輕易可以回答的。但是固然做許多事可以使我們心安，甚至也的確對人民有些幫助；我以為做個知識份子却不該只有如此盲動，私心以為，你也知道對於沒有認識清楚的東西不可能下以最適切的價值判斷。而今天社會上不義橫行，民之苦已久矣，正有俟於吾輩的力除虛矯和壓迫。而且我正以為這現實關懷既是和變動的現實世界息息相關，它即不是永恒不變的。而從發現到剷除這 process 可大可小，你我各自盡力便是。

友 致平

牢騷四 自私的中國書生

中國人不見得自古以來就是很自私的，然而清末的一連串挨揍却把中國人打成吝嗇成性。這也難怪，和人家爭饅頭，並非饅頭好吃，而是少了這塊饅頭，也許就得活活餓死了！尤

其是撤退來臺後，土地未被開發、建設亦無規模，大夥都是在筆路藍樓的困境下從事開疆拓土的艱苦任務。海島本就資源貧乏，處處要和人爭，和人搶。長期營養不良的結果也造成了臺灣的讀書人氣量狹小淺薄的個性。什麼「氣度恢宏」、「高度亮節」的知識份子，在臺灣恐怕已飄零殆盡了！再加上傳統中國的讀書人大多來自小資產家庭，沒有可以維持起碼生活條件的祖產做為靠山，為了維持一份恒定（甚至安逸），只好採取降「格」以求的方式。同時為了確保這個得之不易的身份和地位，自然便會設法塑造權威，或者大師的形象——老實說，臺灣的讀書人還是很喜盲從附和、迷信權威的。歸根究底，還是由於現代的中國書生缺乏獨立思考判斷的機會和能力所致——於是除了欠缺氣度之外，還加上了「輕視他人、剛愎自用、自矜自是」的毛病。台灣的讀書人真是百病叢生，比生梅毒還可怕！

文人既然相輕，自然更免不了與社會其他階層的脫節，說得明白些，便是對社會的關懷程度（如果有的話）還太不夠。造成這種現象的主因，是中國的父母都刻意把他們的子女與社會隔絕，這不啻是「莫管他人瓦上霜」心態的再現。因為在父母的感覺裏，惟有切斷子女對社會的探觸，才能使他們專注於課業與考試。所以，我們的父母都會這樣地告訴我們：「你還太小，這些事切莫管理，趕快讀書去。」却又說：「那麼大了還不會自己管自己！來，我教你！」這些你也別生氣，反正這是台灣父母最喜歡玩的小遊戲，一笑置之隨便用過就可

以。

暑假寒假，正是各國小孩子打工行動展開地如火如荼的時候，台灣的嚴父慈母們則紛紛將他們的寶貝子女們往家教班、課業輔導班送之推之，完全斬斷了孩子體驗自食其力的機會，沒有親身去體驗社會生活的風險和艱苦，無法和社會做情感與生活經驗的雙向流通，又怎能冀望主人翁們能夠去關心社會、回饋社會？與社會無法緊密銜接的後果，便很可能是把殘存於心中的那點悲天憫人的同胞愛給抹殺掉，因為他們不知他們有這種能力去關懷，也不知究竟有哪些人該需要被關懷，以及怎麼去關懷。長大成人之後，躋身於半上流社會，穿梭於名流雅士之中，什麼鄉土、什麼疾苦，他們都不知道。

總之一句話，中國人太窮了，窮怕了，窮得沒有志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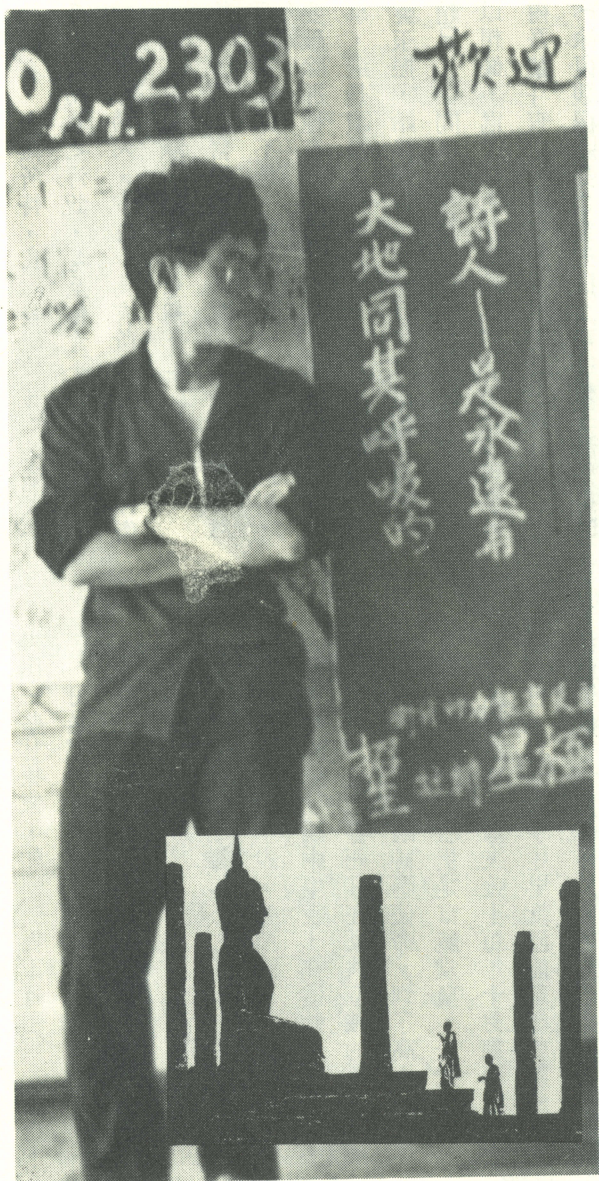
趙兄：

近來在反省諸兄的狀況，以為我們似乎都有一些求學問之道上的缺憾。今試述於下，不知兄以為如何：

1. 思想尚未統合，且亦無欲去統合。這樣的知識自不可能為我們人格上的立足點，大家只是各行其天生的「徒善」罷了。不必說誰比較明顯，其實我們都只是五十步笑百步。

2. 誤把做事和求學打成兩片，致生一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的悲劇感。此處求學乃指對真正學問之追求。王陽明及陸象山一派人以為只講求心性，實則先儒亦要求「在事上用功」，我以為今日

札十五



我們用功之慾望不夠強烈。

3. 這當然是可以解釋的。事實上是逸樂取向使我們忽略了自己一顆不忍人之心的強烈呼喚。由於實踐地不徹底，自然無法逼出我們在學問及人格之根源處做一番刀鋸鼎鑊的反省。

逐漸體認到，所謂思想，尤其是中國的思想，許多是透過學者的人格而體現。有時更是在追索的過程的過程中，虛靈不昧地形成偉大的學問和偉大的思想與人格。

若可一言以蔽之，當今之務唯在誠誠懇懇地讀書。

祝

工作愉快

友 致平

札十六

趙兄：

老實說，知識分子的志節是否可以信賴？我想很多時候我們會說「不」。知識分子往往計慮較深，而反倒不能在緊要關頭把住氣節。這在平時也未嘗看不出來，很簡單，看看他對人、對學問的態度如何。我之所以要說這個，無非是說，其實很多時候，對於環境、生活的真切體驗所形成的知識和理想，反而可能實踐得較為深刻些。讀聖賢書，目的在透過文字求索天地間完整的人格。否則只是以知識為自私的工具，則又與聖賢何干？倒是害了生民。徐復觀先生在《中國思想史論集》中曾說：「溺於利

欲之人，中無所恃，良心發現較易；而織成一套似是而非之浮說，甚至依靠一套積非成是的謊言體系的人，常自以為有所依恃，得所捍衛。其窟宅愈深，破除便愈難。」

故孟子言知言與養氣，其實乃以養氣為先。然而現實畢竟不是一兩個簡單的命題可以透析，要破除那種有知識為其捍衛的人的成見亦非易事，這是讀書之消極目的。故朱子把孟子「金聲玉振，始終條理」那一章解釋得相當精彩。

趙兄，世間事之複雜非如你我純樸誠實之人可以想像，為了避免理想淪為空想，是有很多值得吾輩斗宵之人去學的。猶記高三讀知言養氣（徐復觀釋）及金聲玉振二章（朱子語類）時之酣暢淋漓，今日不禁有所汗顏。兄今日在工作，讀書可少，此心不可廢。不是弟欲強加壓力於兄，實在今日尊重真學術並志於此的人太少了。尤其我們若欲置吾同胞於衽席之上，則前途之艱難可想見，此中實無個人意氣可隨意之處，這是我的信念。

唉！不熟悉我的朋友，一定不相信此信是我所寫。真個是「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」了。祝

安 好

友 致平

尾聲 牢騷滿腹

生命中沒有過低潮的人，就不能相信原來人也可以活得這麼精彩。有時不免要給自己一些掌聲，尤其是在最困難的日子裏竟也可以活

得出一些甘味來，如同一隻不肯屈服的蟑螂！可是哪有吃胃藥的蟑螂呢？

高三那年，作了篇命題作文：十月的沈思。我寫了：

「這種題目，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台灣的學生都在寫！小學生說，要消滅萬惡共匪，拯救大陸苦難同胞。國中生說，在這姑息主義逆流的時代裏，我們誓死守在反共聖戰的第一陣線，完成復國建國的神聖使命。到了高中時代，這種情緒化的字眼更是富麗堂皇，公式化的內容也達到巔峯。本來嘛！每年十月都要應付這類題目，我們的學生早就已能駕輕就熟地洋洋灑灑揮就一大篇了，外人看了包準讚頌不絕，為台灣學生強烈的民族意識痛哭流涕滿地打滾不已。

「可是情況真是如此嗎？每一位台灣人都很清楚，現在還沒法跑，只好熱切激昂一番。等到日後弄到了綠卡，馬上爭先恐後地移民美利堅，成了不折不扣的香蕉人！……

「以後每當你再寫這類的文章之前，難道不該先想想，是否對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對得起這個苦難的國家，以及為這個國家民族而壯烈犧牲的很多人？」

分數不高，才七十出頭，然而我寫得很快意。老師的評語是：牢騷滿腹，義憤填膺……和那些有作為，有自覺的同學在一起，由於學養幼稚，使自己覺得卑微異常；然而面對那些麻木不仁的同學，我又是多麼自負，慶幸比他們多想一點。

然而我亦不過是一個草夫。



而我的父母也是草夫。

但我感謝他們賦予了我一些不馴的因子，讓我可以不受拘束，多多去思考、去頭痛，甚至去消沉、去感恩。

「俠」，已經是太久不曾想到的字眼了，但此時此刻我又分明記起了那段豪氣干雲的日

子。

羅家倫說，俠氣一定要留下來，俠氣一定要有。

爲了自己是否會落入「說得多，做得少」的通病，而一度懷疑自己存在的價值。現在我的信念是，每一個實際的行動，都該有個正確

而堅強的理論做基礎。在我們尚因許多限制因素而不能發揮積極的改革力量時，無妨先修養自身的知識與情操。

畢竟，一個士子要讀多少書，才能成就一點思想；又要凝聚多少思想，才成滙成一點氣節啊！